

山西尋根歷險記

(本文插圖刊第73、74頁)

●徐櫻 (旅美女作家)

到我老家登五臺山

一九九〇年八月一、二、三日，兒子李培德教授要到中國北京大學開國際廿世紀中國小說研究討論會，我趁此機會，和他同行。第一個目的，帶他到山西大寨李家溝拜宗祠。第二到徐州我父徐樹鏞將軍墓前安置石馬和祭掃，兩處都是尋根。早在一九七八年，夫君李方桂院士同我回國，已安排妥當去大寨，而行前說路被豪雨沖壞不能成行，掃興而返！一九八三年，我們又回國講學，由趙秉璇先生向行政當局連絡，蒙縣長邀請，本要回鄉祭掃，發現方桂兄頗顯疲勞，沒敢冒然就道。失去兩次良機，他竟於一九八七年過世，夙願未償，思之悲痛不已！八月八日我同培德從北京飛往山西。飛機降落，看見「太原」兩個大字，培德興奮的大嚷「太原！太原！到我老家了，照像！照像！」拿出新買的錄像機，照起像來！出站以後見王琛，太原大學的教務長、沈鈞、僑聯的副主席已候候多時了。真令人感激惶恐！當晚僑聯設宴，享受極豐盛的家鄉餐飲風味。次日到王家登堂拜母。王老太太關秀珍老人

家八十六歲高齡，眼明手快，親自下廚燒了兩條魚，炒了四個菜款待。飯後還特為我們母子沖了兩杯咖啡。其它冷菜果餅，擺滿了一桌子。由王琛、王瑜二兄引導巡禮晉祠。觀光勝地，詳細作遊記中。十日十一日兩天由王琛兄夫婦陪同遊中國的名山「五臺山」勝景萬千，此處也不說了。培德背着錄像機，滿山滿寺獵取鏡頭。王琛夫婦，左右扶持。我怪他兩人照料我太多，自己不得安心遊遊。我越逞強要自己上下，他兩人越發就心。尤其是王夫人孫靜書，她是小兒科醫生，又是菩薩心腸，只怕我有閃失。一百零八磴的石級廟宇，我們攀登了數處。

全身冷汗呼吸困難

回到太原山西大酒店，同行同遊兩天，彼此都很投緣。握手言別，依依不捨，蒙孫靜書妹青睞，她是不太說話的人，竟說覺得我比她親姊妹還親！誰知道第二天，她可比我親姊妹還有用！當時一點兒也不疲乏。我心裏想：神佛有靈，保佑我平安有精神，於是當晚就和司機小陳說好，明早八時來。我這回可要上大寨了。回思往事，

心情難免激動！但是一夜酣睡無恙，四時醒來，默祝方桂同我去大寨啊！，不能再入睡，到五時半，我覺頗累，想着起來梳洗，也許可多清醒振作一些。培德轉側，我問他覺得如何？他說空氣也許不太好，開扇窗子吧。挨到七時，我說感覺不太舒服，培德吃驚，一躍而起，問酒店有無醫生？醫生倒有，但九點鐘才上班。培德說車子來了去接王叔叔把小嬌兒也拉來。我說她已陪咱們兩天，人家要回醫院上班，再說她是小兒科，我老太太若有病，她也許不會醫治吧。培德叫我不要下牀，坐了車子急急而去。培德剛出門，王琛來電話了，問我預備好沒有？車子來了沒有？我說培德接你去了，但我有一點兒不太舒服！他說那怎麼辦？孫靜書已去上班，把她叫回來吧。關鍵就在此了！我說別叫她，小兒科對老人有何用？而且我也沒有大病，別麻煩她了。我雖如此說，培德車子一到，王琛、孫靜書夫婦跳上車子，直奔酒店而來！

在他們來前，酒店的醫生也來了。我下牀兩步，給他們開門，回牀就喘息沉重，她還慢條斯理的問病情，作記錄。這時培德等已回來了。孫

靜書進門一看說：「不好，不對了！」她一面叫王琛回醫院借氧氣袋，一面叫人打電話求救，一面又叫各科的醫生快來。一面又說救護人員來得慢，快上車，快到醫院！她同培德二人各扯着我一隻膀子，蹣跚而行。我還覺得行動不難，誰知才走了三五步，出了房門，我竟不能再舉步了！

到李家溝祭拜祖祠

靜書說快放下平躺在地上，但我躺不下去，呼吸更促了。靜書抱我半坐着，立施人工呼吸，她是女人，不久，氣也衰竭，改由培德作呼吸。她則指揮大家，快叫救護車，快叫醫生。又給我解開衣服，壓胸口，開窗戶。酒店經理是氣工師傅，這時也上來，掐我的頭，捏我的脖子！亂作一團！培德急了，又向市公安局求救。公安局說他們只管拿賊，不管急救。培德說美籍華人突發急病，命在危急，你們不救也得救！耳旁靜書又吵。來不及了！來不及了！趕快趕快！唇已發紫，面已發白，全身冷汗，命已垂危！一霎時王琛取氧氣回來了。喔喔喔！公安局救護車，醫院的救護車一齊到達，擔架把我抬上車，靜書、培德上車護送，施用氧氣。到達醫院，內科、心臟科、X光技師都已列隊等待急救。而那時我鬧過危急，已能自動呼吸了。若非最初靜書及時趕到搶救，就是扁鵲再世，遲了那一步，我已作山西之鬼了！在大家忙亂的整個過程中，我可是耳明心靜，思潮如湧。想着我們母子高高興興回國尋根，誰知風雲不測：旦夕之災，竟叫我兒給兩個人

送終，他算是盡了大孝！要他是捧了骨灰盒子回去，姐姐妹妹相見，又是何等的淒慘！而我最後的一段路程，是臥在兒子的懷裏走過去的！全身不酸不痛，死也不是那麼恐怖，我不是也希望方桂早來接我麼？我就安心等待吧！但是轉念一想，不成！不成！我的心願未了。方桂的傳記還沒寫完，我父陵上的石馬還沒貢獻。這心願未了，我不甘心！這一轉念，悠悠氣轉，我又漸漸的會呼吸了！

頂禮蓮坐悲咽故人

事後大家告訴我，我當時心中所想之事竟而大呼起來，這一呼叫，氣就透過來了！在山西第一醫院調養。可是這家醫院，既無衛生設備，又不供應伙食。在此瘴和了一日一夜。第二天僑聯的人也來探病，大家都說在此環境中，心情不暢，恐難很快復原。因此搬回山西大酒店，張水旺醫生心臟科，十分高明，每日來診視兩次，護士每日來打兩針盤尼西林。如此三天，我已病愈。

我問培德在那種熱鬧場面下，你沒錄像嗎？培德說：我的媽呀！在那種情形下，你幾乎把人急死，嚇死！有天掉下來的奇景，我也無暇去錄像呀！您老人家還幽自己一點嗎？十六日太原大學紀念方桂三週年紀念開會。我還作了短短的報告。十七日我們又來同坐了八小時的車子，到李家溝去拜祖祠。祠堂是磚房瓦頂，未遭兵燹，頗為壯觀。因時間倉促，只好用水果，清酒，三五洋烟，燃燭上香，培德和我三跪九叩首，方桂的名字竟已登上了祖先名位。挖了一塊李家溝的泥

土，回家給方桂裝爐焚香，以表微意。到徐州的車票，只好退掉，這次不敢再冒險了。

十八日我們飛到上海朱鶴年兄嫂家，朱到烟臺避暑，由他的長媳袁秦和兩孫兒殷勤款待。朱因我之來提早回家，歡聚數日。廿一日是方桂逝世三週年紀念日。袁秦姪媳為我安排到龍華寺作佛事，因那裏有他的蓮位。廿三日由朱兄安排車輛送我登機回美。按時平安降落舊金山機場，大女來接母女物抱恍如隔世。到此是有驚無險，圓滿結束這趟長征！飛機上思考這次旅行又看到好多人生百態，感慨萬千，有俚句云：

(序) 一九九〇年八月廿一日方桂三週年忌辰，偕培德兒同朱鶴年兄嫂巡禮龍華寺歸途感作。

三載悠悠如水逝，斯年斯日履春申。高升蓮位深深拜！默禱淒涼化金銀。香燭花果俗家供，九僧鐘磬誦梵音！誰云西國無樂土？魂兮往返似浮雲！六秩交誼承致敬！世代相知有幾人？情深送我騰雲路！一飛何日再逢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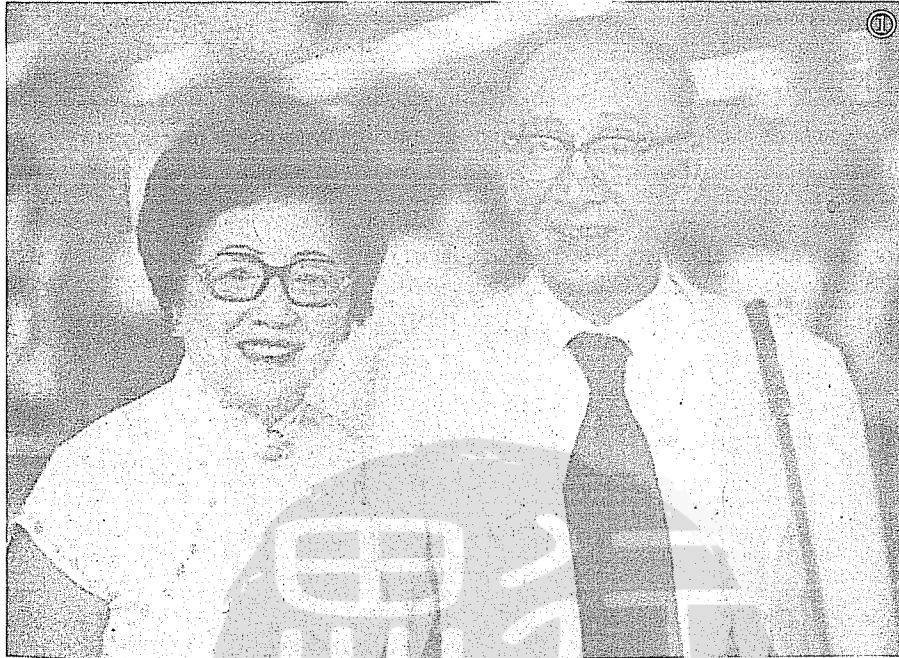
(序) 一九八八年同朱鶴年兄嫂初次訪龍華寺，一見方桂蓮位，朱兄痛哭失聲，至為感人！久慕龍華寺，驅車夕照中，巨石天外來，平地起高峯。蒼松虬峯頂，舉目望無窮，蹀躞遠佛殿，禪房蓮幾重，頂禮謁蓮座，悲咽故人情，默問君知否，明日又遠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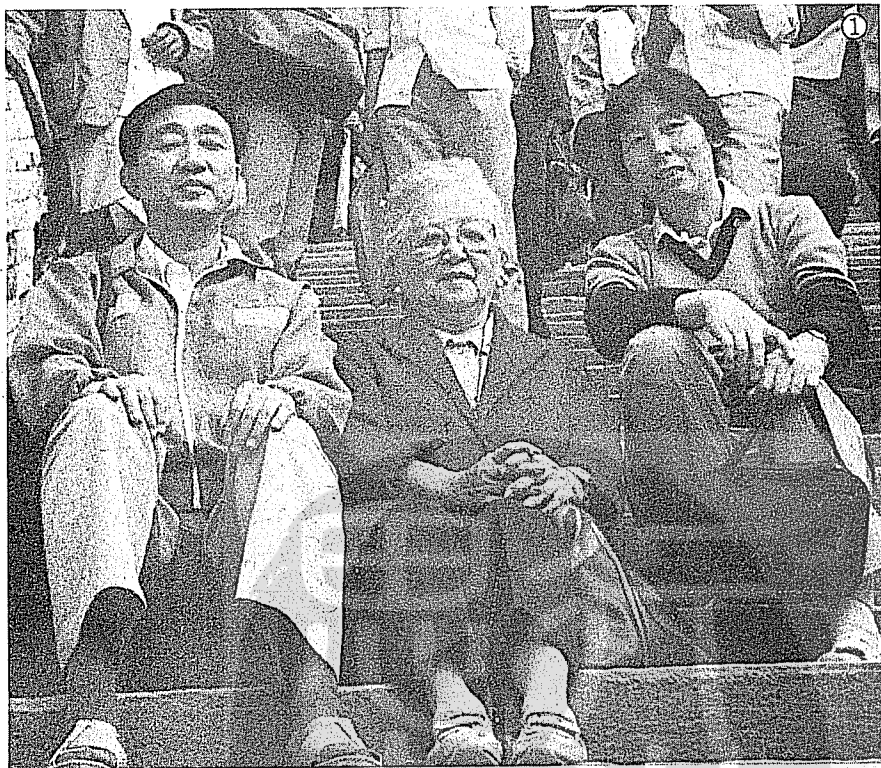
附錄名教授馬逢華博士所寫紀念李方桂先生大文，以供讀者參閱。

徐櫻「山西尋根歷險記」插圖（文見75頁）

①一九七六年作者（左）陪同李方桂返國出席中研院院士會議留影。

②作者偕夫婿李方桂與家人合影。





① 作者（中）在山西五台山留影。

② 作者（中）在山西五台山留影。

